

电影剧本叢書

江 布 尔

包哥廷 塔日巴耶夫著



藝 術 出 版 社

电影剧本选编

江 布 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电 影 剧 本 叢 書

电 影 藝 術 編 譯 社 編

江 布 尔

H. 包哥廷 A. 塔日巴耶夫著

梅 文 譯

藝 術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北 京

江 布 尔

H. 包 哥 廷 著
A. 塔日巴耶夫

梅 文 譯
电 影 藝 術 編 譯 社 編

*

藝 術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八号)
北 京 东 四 条 胡 同 四 号

机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 号 : (79) 字 數 : 84 千

開 本 317/32 497/32 印 張 4 11/16 插 頁 9

一 九 五 六 年 三 月 北 京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六 年 三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

印 數 0001-3500

定 價 (7) 0.56 元

Н. ПОГОДИН А. ТАЖИБАЕВ

ДЖАМБУЛ

ГООБИННОИЗДАТ, МОСКВА-1952,

內 容 說 明

这个剧本描寫的是偉大的哈薩克人民歌手江布尔的一生。还在沙皇殘酷統治的歲月，年輕的江布尔就从他的老師苏雲白繼承了‘东布拉’和遺言‘讓人民的眼淚成为你的眼淚，讓人民的幸福成为你的幸福。’从此，他到处流浪，歌頌人民，痛斥沙皇和巴伊。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解放了被沙皇和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着的各族人民，也重新給江布尔帶來了青春。在新的生活中，在列寧窮大林的鼓舞之下，江布尔重新拿起了东布拉。他用歌声到处鼓舞人民为建設美好幸福的生活而鬥爭。当德寇進攻苏联的時候，他獻出了自己的愛子，並用歌声参加了保衛祖國的神聖事業。剧本像一篇史詩一样表现了这位活到百歲高齡的人民歌手的光輝一生，說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給苏联人民帶來的無窮幸福。

哈薩克斯坦的羽茅草原。远方羣山矗立，峯頂蓋着白雪。一塊古老殘缺的石碑。碑上的阿拉伯文字已被風雨剝蝕得模糊不清了。

从远处馳來一羣騎馬的人。

他們穿過無邊無際的曠野；在這裏，羊羣在蠕動，駱駝商隊在赶路，阿吾力●的毡包在远处閃着白光……

這羣騎馬的人朝着一個山岡馳去。那岡上座落着蘇雲白的毡包。好多人麕集在毡包的周圍，有的坐在地上，有的騎在馬上，有的則跨在駱駝背上。

一眼看去都是些可憐的當地服裝——襤褸的長衫，破舊的羊皮襖，磨光了毛的三耳帽。幾個獵人彎曲的臂膀上架着雄鷹。人們悲傷而沉默地望着蘇雲白的毡包。

薩爾塔納特——一個年輕美麗的姑娘從人羣中走出來。她在尋找什麼人，詢問着一些女人和孩子。有人向一旁指給她看。

在座落着毡包的那个山岡底下，薩爾塔納特找到了年輕的江布尔，他体态端正，肩膀寬闊，長着一雙烏溜溜的、活潑而聰明的眼睛。

「甲克●，親愛的，」姑娘說道，「我正在到处找你……你哭了嗎？」

「沒有，我不會哭的！」江布尔回答。

他望着蘇雲白的毡包，似乎在反反覆覆地思考一個念頭，自言自語地低聲說：

「他真的就要死了嗎？一個最好的人，一個最偉大的阿肯●。他非常愛我……」

薩爾塔納特望了望四周，在他的身旁坐了下來，說：

「我呢？……難道趕不上他那樣的愛你嗎？」

江布尔彷彿依然在深思，並不看薩爾塔納特一眼說：

「他好像就是我的父親，他把他的藝術的秘密都告訴了我，他还告訴我，為什麼在

我們富饒的草原上人民却都是這樣窮苦不堪。」

薩爾塔納特拥抱住江布尔說：

「我親愛的，我的雄鷹……他是不是答應把东布拉^①傳留給你？」

江布尔沒有來得及回答。一羣盛裝艷服的騎馬的人打從他們身邊疾馳而去，奔上了山岡。

騎馬的人們勒住馬，跳下馬來，他們是卡德爾白和沙依木哈麥德，及一羣簇拥着他們的騎手。

卡德爾白看了看心神不安的沙依木哈麥德說：

「着急啦？」

「是呀，米爾查^②，我們那偉大的歌手，最老的阿肯眼看就要死了，」沙依木哈麥德回答道。

「苏雲白这老头，可有點怪癖呀！」卡德爾白指出說。

① 东布拉——一種類似琴的民族樂器。——譯者

② 米爾查——回教徒的尊稱。——譯者

沙依木哈麥德急躁地答道：

「隨他去吧……對我說來，从苏雲白手裏得到东布拉，就等於繼承了一筆很大的遺產。」

「不要着急，」卡德尔白安慰着沙依木哈麥德。「办完了苏雲白的喪事，你就会帶着他的东布拉回去的！」

他倆逕向毡包走去。

一帮老头和顯貴們走出來迎接。他們恭敬地問候卡德尔白，陪同他走向毡包。站在門口的一位年紀最長的老人通告大家說：

「大家祈禱吧，祈求吧……我們最好的医生正在給他治病呢。」

卡德尔白、沙依木哈麥德、長者們和顯貴們都在門口停下了。傳來东布拉輕微的聲音。

在毡包裏的臥榻上，一動不動地躺着一位脫离市俗的老人。他那枯槁的手不停地撥動着东布拉的琴絃。

一个奇裝異服的东方巫医向苏雲白偃下了身体，他那老奸巨猾的嘴臉恰好与这位偉

大垂死者的形象形成一个鮮明的对比。很顯然，巫医强迫病人喝下杯中的藥水已經不止一次了。

「喝下去吧，苏雲白，包管你返老还童。」

苏雲白連眼都不睜一下，輕輕地說道：

「我只想壽終。」

巫医劝着老人說：

「你知道我給你喝的是什麼？这是壯鷹的血和百年楊樹根的灰，搗碎的老虎心和研細的虎爪粉。只要喝了，就包管你起死回生！」

巫医强迫地把藥杯塞進苏雲白的手裏。苏雲白張開眼睛，聞了聞藥水，就皺起眉头來，堅決地把藥潑在地上。巫医抱着腦袋，衝出了毡包。

巫医憤憤地向圍在毡包四周的老者們嚷道：

「他把我最貴重的藥酒給倒了！我拒絕再給他治病！」

人們走進苏雲白的毡包。卡德尔白拉着沙依木哈麥德擠到前面，走到垂死者的榻

旁。

「哦，我們的聖人！」他虛偽地恭維着。「我們光輝的阿肯！你还認識我嗎？」

苏雲白望了望卡德尔白。

「我哪能不認識你卡德尔白呢！」

「跪在你脚底下的是我們优秀的青年歌手！」卡德尔白繼續道。接着向沙依木哈麥

德輕輕地說：「跪下……哭哇！」

沙依木哈麥德一骨碌跪倒在垂死者的脚前。苏雲白臉上露出輕輕的淺笑。卡德尔白也跪了下來，連忙湊近老人的耳畔低聲說：

「我們最年老的阿肯們和优秀的人們都一致希望你能把你的东布拉傳給沙依木哈麥德。我就向大家宣佈你的这个願望吧！」

「米尔查，不用你費心……」苏雲白回答。「讓我自己來說吧……」

狂喜的沙依木哈麥德噙着淚水，伏在垂死者的脚前叫喊着。

「長生不老吧，我們的父親！……阿拉，阿拉……」

苏雲白对他說道：

「一起來吧。我還沒死……別嚷啦。」

● 阿拉——回教徒对「主」的称呼。——譯者

卡德尔白有信心地向老头們說道：

「現在我們明哲的阿肯要宣佈誰來承繼他的东布拉了！」

圍集的人羣中起了騷動。大家都緊張地等待着。

苏雲白輕輕地說道：

「把我最喜愛的鷹拿過來。」

卡德尔白赶忙叫道：

「把鷹拿來！把鷹拿來！」

有人跑出去拿鷹去了。苏雲白稍稍欠起身來，不視着圍集的人羣，在找什麼人。卡德尔白詢問地向老人俯下身去。

「把江布尔叫來。」苏雲白輕輕地說。

卡德尔白高声地，不耐煩地喊道：

「江布尔！江布尔！」

人們拥向門口。

獵人們把鷹送進了毡包。在門口出現了江布尔。苏雲白望着鷹，拿起自己的东布

拉。卡德尔白俯向垂死者的床头，輕輕地在他耳旁說道：

「你讓誰來承繼你的东布拉，阿肯阿達？」

苏雲白的臉上露出了微笑：

「讓我的鷹來承繼。」

卡德尔白一下子躍起，不安地嚷着：

「快倒馬乳酒來！……他在說胡話！」

人們慌張起來了，赶忙倒了一杯馬乳酒，遞給苏雲白。他推開了杯子，举起东布拉來輕輕說道：

「讓江布尔接受我的东布拉。」

毡包內騷動了起來。愕然若失的沙依木哈麥德霍地一下子从地上跳了起來。那些穩得不能再穩的老者們和阿肯們至此也不安起來，親族們也着急了。

卡德尔白跑到垂死者的榻前。

「你放清醒些，苏雲白，」他气愤地叫嚷起來，「你面前有这許多优秀的阿肯，为什

麼偏偏要一個叫化子江布爾來承繼你的东布拉呢？」

苏雲白吃力地回答道：

「他有豪爽的性格，正直的心腸，他是我優秀的學生……他是我的鷹。」

「你放清醒些，苏雲白！」卡德爾白叫道。

「把我的东布拉交給江布爾，」苏雲白又重複了一遍，說着就伸出他那枯瘦無力的手把东布拉交給他身旁的一位老人。

老人接住东布拉，挨次地傳遞下去。

东布拉从阿肯們的眼前流送过去了，从沙依木哈麥德的眼前流送过去了，他們都憤懣和嫉妒地目送着东布拉。

东布拉从一个人手中遞到另一个人手中，在人羣中流送过去，他們都把它看作是神聖的寶物。

它終於傳到了江布爾的身邊。江布爾虔敬地接過了东布拉，吻着它，用顫抖的手觸動着琴絃。东布拉發出了琤琮的鳴聲。

惱怒了的卡德爾白沒有看任何人一眼，逕直走出門去。沙依木哈麥德和知名的阿肯們以及惶惶然的親族們也急急忙忙地跟隨他走了出去。他包裏只留下了江布爾，薩爾塔

納特和幾年歲最大的老人。江布尔悄悄地走到苏雲白的榻前，跪了下來。

垂死的阿肯把手搭在江布尔的肩上。江布尔輕輕問道：

「我应当怎樣去歌唱，阿達？」

苏雲白慢慢地集中起最後的力量，向江布尔說出了臨終遺言：

「到我們國土的各處去周遊，……拜那些牧人，擠乳的老嫗，守衛冬房的窮加達克人做先生……讓人民的眼淚成為你的眼淚，讓人民的幸福成為你的幸福。」

苏雲白舉起了鷹又說：

「別了，我的雄鷹，」老人喃喃着，「你飛到天空，我睡在地下。別了，我的孩子——江布尔。我不是縱放雄鷹去天空飛翔，而是把你——歌手江布尔，放到生活中去！……放你，我的……」

苏雲白沒有說完祝福的話。他的頭慢慢地滾到了枕下，一動不動了。片時沉寂。黯然無聲。

雄鷹从苏雲白的手裏飛去了。牠飛向毡包的拱頂，在那裏，通過頂眼現出一塊藍天。

雄鷹从毡包的頂眼飛了出去。鷹集在毡包周圍的人們望着這隻鳥兒在空中飛翔。幾個老人走出毡包，把一面表示老人逝世的幡旗豎立在毡包的上空。

· 从人羣中傳來哀号，哭泣的声音：

「啊！苏雲白，我們宝貴的阿肯！……光明熄滅啦！……」

人羣讓開了道路，卡德尔白在沙依木哈麥德和顯貴們的隨同下匆匆地朝着他們的馬匹走去。

一个衣衫襤褸的老人指着豎立起來了的白旗，向他們憤憤然說道：

「偉大的阿肯死了。站住！」

卡德尔白衝着他罵道：

「讓像你這樣的窮光蛋們去悼念他吧！」

卡德尔白躍身上馬，帶着自己的隨从疾馳而去。

江布尔站在白旗旁邊，他因悲慟老師的逝世，而感到茫然若失了。薩尔塔納特在他的身邊。

这位青年淚流滿面。他把苏雲白的东布拉緊緊地壓在自己的胸口，喃喃地說道：

「人民的眼淚就是我的眼淚，人民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江布尔好像發誓一樣，仰起頭望着天空。

在山崗的上空，从苏雲白手裏飛去的那隻雄鷹正在展開強壯的翅膀翱翔。

还是那塊在影片開始時我們所看到的用阿拉伯文刻的字跡模糊的古老石碑。時間像流水般逝去，石碑也更加剝蝕了，歪斜了。逝去的歲月在石碑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跡。

草原上出現了一個騎馬的人。他一面走，一面撥動着东布拉的琴絃。這就是江布爾。他更加強壯了，已經成年啦。這位青年歌手依然衣冠簡陋，馬上搭着行囊。

江布爾環顧着這片土地，看見了石碑。他中斷了歌唱，停立在山岡上。那兒，是座落苏雲白毡包的舊址，由於年久失修，毡包的骨架歪斜了，黏土的耳房傾頽了。到處都是雜草叢生，到處都說明着苏雲白的住宅已經荒蕪了。

江布爾騎在馬上，鬱悶地望着周圍的景象，低声自語道：

「我的苏雲白……我的老師……」

霍地，他看見草原上有一個什麼東西，於是遽然策馬从山岡上疾馳而去。

江布爾趕上一簇騎馬的牧人，他們正用繩套着一個小孩，幾乎是拖着他走。那小孩既不喊叫，也不哭泣，只是使勁地力圖掙脫開去。

江布爾擋住牧人的去路，嚷道：

「站住！我看見你們逮住一個強盜，他有什麼事得罪了你們？」